



養和杏林手記

2019年5月31日

《從聽覺檢查 看出人生百態》



養和醫院聽力學家

| 撰文：區建國博士

文章刊於 2019 年 5 月 31 日《信報財經新聞》健康生活版《杏林手記》專欄

失聽是「看不見的殘障」，正因為如此，有些人以為在聽覺檢查時，如果對聲音不作任何反應，或誇大失聽程度，單從外表，便沒有人知道他的真確聽力狀況。現時在香港，如果因工傷、交通或其他意外而導致聽覺受損，傷者便可申索賠償。失聽程度愈大，一般賠償額也愈大。

在接到聽覺受損申請賠償而需要做測聽的個案時，很多時候都遇上裝聾的申索者。有些裝作一邊耳朵或雙耳皆聽不到。見到這些裝聾者在測聽時對聲音的反應，真是又可悲，又可笑。其實從很多蛛絲馬跡都可以顯示出申索者是否一位誠實的申索者，對這些有可能裝聾的人進行聽力檢查時需要特別留心。

裝聾申索賠償

裝聾者為表現他們聽覺有問題，來到醫院接受聽覺檢查時，他們往往會戴上助聽器。但檢查助聽器時，原來助聽器沒有裝上電池，又或將電池的正負極反方向裝上，助聽器是沒有運作的。又例如裝聾者不懂得助聽器的操作，叫他們開啟助聽器時，卻不知道開關掣的位置。又或對什麼大小聲音都沒有反應，看似深度失聽，但他們戴上的助聽器只適合輕度或中度失聽人士佩戴。他們的助聽器可能是借來的，所以對助聽器的運作一無所知。在交談時，如有聽力問題，一般失聽者都會將較好的耳朵向着講者，以達到最好的收聽效果。但裝聾者為顯示他們有聽力問題，他們往往刻意用裝聾的耳朵向着講者，以表示他們什麼都聽不到。又例如在問症或交談時，他們好像什麼都聽不到，但對於聽覺受損申請賠償的問題，什麼都能聽到，而且亦能對答如流。

聽覺檢查方法，一般分為純音空氣傳導及骨傳導行為測聽，接受測聽者無論聽到大小聲的測聽純音，都要按手掣以表示聽到。在觀察中，裝聾者聽到測聽的純音時沒有按手掣，手指停在按與不按之間，要等到發出很大聲的測聽純音時才按手掣，以顯示他們有深度失聽。有時已發出很大聲的測聽純音，但裝聾者仍不按手掣，所以再發出更大聲的測聽純音，看到裝聾者聽到極大聲的測聽純音時，面容已扭曲，一臉痛苦，但他們仍然不按手掣，以表示他們什麼都聽不到。

進行骨傳導測聽時，將一個震盪傳音器放在一邊的耳背後頭骨，震盪傳音器把聲音從頭骨同時傳到

左及右方的內耳。將震盪傳音器放在裝聾的耳朵耳背後頭骨，聲音可以經頭骨從裝聾的耳朵傳至對方沒有失聽的好耳朵，裝聾者是應該可以聽到測聽的純音，但他們都不按手掣，以為震盪傳音器放在裝聾耳朵的耳背後頭骨，便是測試該邊的耳朵，所以聽到什麼聲音都不作反應。

當我們聆聽聲音時，聲音經外耳道傳至中耳，中耳的耳膜及耳骨震動將聲音擴大，再傳至內耳。內耳聽覺毛細胞受到聲音刺激而產生訊息，訊息再經聽覺神經傳到大腦，大腦因而產生聽覺誘發電波。如對申索者的失聽程度有懷疑，或申索者未能作出正確反應，在這情況下，便可使用大腦皮層聽覺誘發電位評估聽力，這樣就可客觀地知道申索者對不同音頻真正的聽力程度。

大腦皮層聽覺誘發電位測聽也可應用在不懂得對聲音作反應的嬰兒、自閉症及智商有問題的小孩身上。作大腦皮層聽覺誘發電位測聽時，接受測聽者不需要作出任何行為反應，只需要將電極貼在頭頂及耳背頭骨上，耳朵戴上耳筒，電極將從聲音誘發的大腦皮層電位傳至電腦以作分析。大腦皮層聽覺誘發電位測聽的結果，可知道每隻耳朵對不同音頻的聽力程度，然後再計算出應作出的賠償。

腦電波測聽覺

筆者曾經到訪過澳洲及新加坡，考察當地對賠償聽力受損的測聽方法。這些國家對市民抱信任態度，認為很少市民會裝聾而博取更多的賠償，所以很少用到大腦皮層聽覺誘發電位測聽。在香港，應用大腦皮層聽覺誘發電位測聽在賠償聽覺受損的個案中是常規，原因由讀者自己判斷。

測聽後，很多因聽覺受損而申請索償的人都想知道自己測聽的結果。筆者通常都會婉拒這些要求，請他們查詢轉介他們的律師或醫生，因為這些聽力檢查報告已成為法律文件，不可隨便透露。曾經有申索者要求知道他的聽力結果但不成功，他臉上表現不快，說日後會回來醫院找我，對他的說話只可一笑置之。又有一位很面善的申索者到醫院測聽，原來十多年前在另一間醫院見過他，都是因聽覺受損申請索償而來接受測聽的，不知道為什麼十多年後他改了姓名，再重新申請聽覺受損索償。

其實，很多因聽覺受損而申請索償人士都是很好、很合作的，他們是根據自己的聽力程度而作出正確反應。與他們做測聽的過程十分順利，亦很同情他們因聽覺受損而為日常生活帶來不便，或與家人及朋友溝通有困難，以及影響工作，很希望他們得到應得的賠償。

裝作聽覺受損而申索賠償是浪費時間、金錢及人力。透過現代精密儀器的測試及詳盡的專業檢查，不論是真的聽覺受損或有心隱瞞真實情況，作為聽力學家的我們也能作出客觀的判斷，並如實地報告狀況。因此裝聾與否，最終亦會無所遁形。

| 撰文：區建國博士

養和醫院聽力學家